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胡嗣瑗日记

胡嗣瑗 著
裘陈江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胡嗣瑗日记

胡嗣瑗 著

裘陈江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张剑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胡嗣瑗日记 / 胡嗣瑗著；裘陈江整理.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四辑）

ISBN 978-7-5506-2597-6

I. ①胡… II. ①胡… ②裘…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民国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240号

- | | |
|---------|---|
| 书 名 | 胡嗣瑗日记 |
| 著 者 | 胡嗣瑗 著 裘陈江 整理 |
| 责任编辑 | 陈晓清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e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7.5 |
| 字 数 | 195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597-6 |
| 定 价 | 38.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
知音，千载其一乎！
知音之今读新编稀见史料丛
刊，真有治学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谨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殫精竭慮 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 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胡嗣瑗像

宣統辛未正月元旦子初迎竈神子正祀神垆
曉不對黎昭向祖先考妣位前行禮後詣園傳
諭免賀明日再見到者卅餘人陳寶琛尚不能來午前
退出順道拜家母家回廊飯後又出荅家母家後
至陳曾泰宅小坐下午在家為人寫壽詩試筆陳曾
矩未晤按張墀象呈及女兒婉宜賀多安稟附自
撮小照三張按內姪孫許湛儒道喜面陳曾泰和
余除夕元均來

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
而微瘦字體各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
子敬多歷年所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
隸法言不盡意

公西仁兄大人雅屬

庚午伏日胡嗣瑗



1930年胡嗣瑗为万绳栻所书条幅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翌年2月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二百六十馀年的统治。同时民国政府以优待清室为条件，保留了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的居住和体面，以及皇室的园林和私产，终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走向共和的鼎革。但在清室退位之后，复辟之声不绝于时，在癸丑(1913)、丙辰(1916)、丁巳(1917)诸年先后有复辟的谋划甚至行动。而随着北洋政局的日渐动荡，一面是清室复辟行径招致社会上的反对之声，一面是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款难以维持，紫禁城周围渐渐集聚混杂着旧矛盾和新问题。时至1924年，由于北京政局的再一次动荡，第二次直奉混战过程中，冯玉祥所部从直系前线倒戈，突然发动政变。对清室来说，最大的突变就是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为清遗民笔下的“甲子蒙难”。此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保护下，溥仪除短暂停留醇亲王府外，从1925到1931年间到天津做起了寓公。虽然被逐出紫禁城，但“小朝廷”当时在体制上仍保留了多个办事处，如天津、北平、两陵(东陵和昭西陵)、奉天等地，其目的分别为为溥仪、留驻北京的太妃、两陵(东陵和昭西陵)、沈阳的一宫两陵等所设，办理相关礼仪和财务等事务。天津“行在”办事处更因直接侍奉溥仪而尤受重视，在溥仪寓津最后的日子，这个办事处的主管就是胡嗣瑗。据现在所能看到的，胡氏留下了1931年将近一年在天津“直庐”的日记，保存了溥仪出奔东北之前小朝廷最后的一段珍贵史料。

日记作者胡嗣瑗，字晴初，一作琴初，别字愔仲，号白玉，贵州开州(今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人，原籍广东顺德。清同治八年(1869)出生，光绪庚子、辛丑(1901)并科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

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授职编修，宣统元年（1909）捐道员衔，翌年分指发往直隶试用，曾以候补道员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入民国后，充任冯国璋幕僚，1915年任江苏金陵道尹、将军府咨议厅长等职，参与冯氏机要事务。在此前后，积极参与历次清室复辟的谋划和行动，与刘廷琛、万绳栻等人穿插于冯国璋、张勋等众军阀之间。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授予内阁阁丞一职。此后长期居住杭州，与陈夔龙、沈曾植等沪杭遗老多有交集。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追随左右，成为亲信。在天津时又任办事处主管，参与机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奔赴东北，历任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长、参议府参议等职。1939年，辞去官职，仍受伪满官方礼遇。只是胡氏卒年尚未能确定，学界现有1945（《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张学继所撰胡嗣瑗条）、1949（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等不同说法。

胡嗣瑗《直庐日记》原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后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但在该影印版前言中，误将“直庐”视为胡氏的书斋号。实则所谓“直庐日记”，即胡氏在天津办事处的值班日记。清代，“直庐”有如徐珂《清稗类钞》“南书房旧直庐”条所言，是翰林入直之所。而且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因着所谓“胡大军机”的称呼及其担任的职务，天津办事处也被视作小朝廷的军机直庐。而据现在所见溥仪的日记，虽有“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日记存篇”的篇目，但只有1926年和1928年的部分。而《直庐日记》起自1931年2月1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止于同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时值胡嗣瑗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最后时期。其中详细保留了小朝廷的办事记录，可谓溥仪在天津最后时期的实录。

关于这部日记的内容，罗继祖先生很早就《瑾庐录》中加以介绍，指出日记除记录胡氏家庭和本人私事之外，记载“直庐”的公事尤多。罗氏分类节录日记中的诸多重要片段，如小朝廷的贷款与解款、杨崇祺债务案、昭西陵被盜案、淑妃文绣离婚案、溥仪赏赐匾额、私卖字画、与日本人交往等等。尤其是昭西陵被盜一案，罗氏专列一条目加以介绍，均是日记最具价值的地方。此外，王庆祥的《淑妃传》中，曾将《直庐日记》有关淑妃离婚案的内容也加以整理节录，作为附录。但需指出的是罗、王二人的整理引录中多为节录，释读文字错谬较多，因此《直庐日记》需要有一个完整且较为完善的整理版。而且《直庐日记》中还记录了胡嗣瑗与众多清遗民的酬唱集饮，也多有遗民晚境的记载，对于了解这批人物当时的遭际和生活多有帮助。

此外，在这次整理中，整理者发现胡嗣瑗在日记中有抄录诗词作品的习惯，而且诗词题目开头往往有“抄”或者“不抄”的字样，且日记中也有“抄入词稿本”的记录。因此可知胡氏本人应有保存自己文字的习惯，但伪满覆灭后，其遗稿则不知去向了。故在整理释读《直庐日记》之余，整理者尽己所能，搜集了胡氏存世的诗文作品，以《胡嗣瑗诗词辑存》和《胡嗣瑗遗文辑存》之名作为附录，希望形成一本较为合格的胡嗣瑗集，全书名称也定为《胡嗣瑗日记》。辑录文字中有些早已由学界前辈整理分享于学林，如《甲子蒙难纪要》等重要文献，本次辑录一概收入，一并向先进致谢。辑录的所有文献除拍卖品外，尽量全部标出文献出处，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核查原貌。最后还应丛书主编张剑老师的要求，为日记做了人名字号索引，以便阅读研究使用。

虽自 2013 年便已开始整理搜集胡嗣瑗的散碎文字，但是毕竟本人学养有限，整理过程中一定仍有不少错谬缺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裘陈江

2017 年 3 月 15 日于康桥

整理凡例

《胡嗣瑗日记》原名《直庐日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1994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此次点校整理即以此影印本为底本。日记始自农历辛未正月初一，终于九月十二日，即公元1931年2月17日至1931年10月22日。日记原稿为竖排繁体，以行草书写，现一律整理为横排简体。

(一) 日记作者所记年月日，仍用宣统年号，以干支纪年。此次整理，原文一律不作改动，惟于原日期后，以()注明公元日期，以便读者使用。

(二) 日记原稿中表示敬称的抬头、空格，现予取消，文字连排。

(三) 日记原稿明显的错字予以订正，订正之字用【】表示，放在错字之后；原稿残缺或难辨之字，以□表示；原文如系明显衍文或缺漏，将衍字或缺字以□表示，订正于原处或加以说明。

(四) 日记中原文双行小字者，一律在原处以()表示。

(五) 日记原稿使用的异体字尽量改成简体规范汉字，其中涉及人名、字号或专名者予以保留。